

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小说的成书

· 陈小林 廖可斌 ·

摘要 杨家将小说以讲述北宋太原杨氏祖孙三代抵抗契丹、防御西夏的故事为主体,但在演化过程中融入了大量其他故事元素,其中重要来源之一是西南地区的播州土司杨氏家族。播州杨氏至迟在元末明初就公然自称杨家将后裔,该家族的征战故事可能逐渐与早已流行的杨家将故事杂糅为一体。播州杨文广征讨獠穆、收服九溪十洞等故事,很可能就是杨家将小说中木(穆)桂英等重要人物和杨宗保攻打木阁寨等重要情节的原型。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小说之间可能存在的这种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关键词 杨家将故事 播州杨氏 《北宋志传》 《杨家府演义》

DOI:10.13674/j.cnki.32-1017/i.2015.01.005

杨家将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它的艺术水准毫无疑问逊色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之作,但它在民间流行的程度及所产生的影响,则可能并不亚于上述名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成书和传播过程非常复杂,来自正史的素材与俚俗甚至怪诞的民间传说杂糅,故事情节的线性传承与偶然融入和遗落相交织,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生成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堪称一个独特而又具有典型性的样本。限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和田野调查的不足,上述过程尚有许多环节仍处于迷雾之中。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小说的成书发生了何种关联。本文拟在前贤时贤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现在可知的明代杨家将小说,有《北宋志传》和《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杨家府演义》)两部。它们是杨家将故事的集大成者,都有明万历刻本传世。以故事情节而论,《杨家府演义》第二至四十则和《北宋志传》第四至四十五回大体一致,但开头和结尾有显著差别:前者开头讲述“赵太祖受禅登基”故事,后者没有这个内容,却多了呼延赞故事;前者的后十八则讲述杨文广故事,后者也没有这个内容,却有五回的杨宗保平定西夏故事。从时间跨度上说,前者起于宋太祖,止于宋神宗,叙述了杨家祖孙五代(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忠勇报国的故事,后者仅叙及宋真宗时期,也没有杨文广和杨怀玉两代杨家将的故事。

这种差异的发生,可能与僻处西南一隅的播州杨氏家族有关。播州,古夜郎且兰地,汉属牂牁,唐贞观中置播州。唐末,南诏陷播州,杨端应募收复,后子孙世守其地。元设播州宣抚司。明置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一年(1593),播州杨应龙叛。二十八年(1600)事平,分其地为遵义府(隶四川)和平越府(隶贵州)。播州杨氏自始祖杨端传至杨应龙,历29世,统治播州700余年,缔造了一个雄踞西南的土司政权。

在向周边拓展辖地,以及听从朝廷征调的过程中,播州杨氏常与周边部落民族发生争战。明初大儒宋濂曾撰《杨氏家传》一文,详述播州杨氏世系及事迹^①。兹主要依据该文,参以涉及到杨氏史实的《明史》等相关文献,列出《播州杨氏历代征战简表》:

杨氏世系	征战内容	资料来源
端	唐乾符三年,破南诏,复播州。	《杨氏家传》
牧南		
部射	伐罗闽,闽附南诏,力战死。	《杨氏家传》
三公		
实	讨小火杨及新添族。	《杨氏家传》
昭	平邕广之侬智高,被旨讨泸。	《杨文神道碑》(原文有阙,暂系于此)
贵迁	叔蚁结闽为乱,败之,蚁亡入闽;欲击侬智高,暴疾,还,途中被刺杀。	《杨氏家传》
光震	平泸南夷罗乞弟及其国党宋大郎。	《杨氏家传》
文广	杀理郭;平老鹰岩獠穆族之叛;讨西平徭视诸蛮。	《杨氏家传》

惟聰	叔祖光明欲行加害，事败，入闽死；李献发兵入播，败之；弟惟吉作乱，诛之。	《杨氏家传》
选	弟选谋入闽作乱。	《杨氏家传》
軫		
轼		
祭	帅师征讨吴曦；斩南平夷穆永忠；败闽酋伟桂于滇池；诛杨焕，平下杨。	《杨氏家传》
价	端平中，解青野原之围；戍夔峡，击退元军；嘉熙初，屯兵江南，与宋军互为声援，蒙元不敢犯。	《杨氏家传》
文	嘉熙中，禀父命，遣赵暹戍岷江；淳祐八年，助蜀帅俞兴西征；淳祐十一年，命赵寅从余玠伐汉；淳祐十二年，解嘉定围；宝祐三年（《家传》作二年），遣弟大声统兵阻击元军；宝祐五年，元军将入播，遣兵设防，谕降闽酋勃先；六年，解渔城围，剪乌江寇；景定间，战礼义山、悬壺平。	《杨氏家传》、《杨文神道碑》
邦宪	大败闽众于乌江，擒其酋罗汝；复败闽，获酋长阿蚌，数其罪而释之；至元十九年，罗氏鬼国叛，从李德辉讨平之；助元征缅甸。	《杨氏家传》、《元史》、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汉英	大德五年，助刘深讨八百媳妇国；六年，从刘国杰平闽妇蛇节、宋隆济；延祐五年，征南蛮芦彝。	《杨氏家传》、《元史》、许有壬《刘平章神道碑》
嘉贞		
忠彦		
元鼎		
铨	明朝征讨云南，为先鋒。	《明史》
昇	招谕草塘、黄平、重安所辖当科、葛雍等十二寨蛮人来归；剿清水江叛蛮。	《明史》
纲		
辉	征铜鼓、五开叛苗；攻败湾溪、天壩干地诸苗。	《明史》
爰	从剿苗蛮；以平苗功受赐；奉调征贵州贼妇米鲁。	《明史》
斌	平普安蛮。	《播雅》
相		
烈	与水西搆难，杀其长官王馘。	《明史》
应龙	从征喇麻诸番；协防松潘；随征蜀建昌蛮。	《明史》、《黔中平播始末》

播州杨氏“世传儒雅 不得仅以忠顺土官目之”^②，元明两代的许多文人士大夫乐意与播州杨氏结交，并受邀为这个家族撰写家传、碑铭、酬赠之类的应酬文章^③。而播州杨氏在播州的统治权威，必然会促使播人将杨氏征战事迹故事化、传说化，逐渐演化成一个家族的征战神话。这些传说和故事在口头流传的同时或稍后，又很可能被编成戏文和说唱文本。播州杨氏既然能邀请诸多文人撰写家传、碑铭，则有许多下层文人被邀请或主动编撰关于播州杨氏征战故事的戏文和说唱文本也就不无可能。

宋濂撰《杨氏家传》云：

贵迁,太原人,与端为同族。其父充广,乃宋赠太师中书令业之曾孙,郑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延朗之子。尝持节广西,与昭通谱。昭无子,充广辍贵迁为之后。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④

《杨氏家传》必定是宋濂根据播州杨氏家谱而写,而所谓“通谱”,也必定是杨氏家谱已有的说法。换句话说,至迟在元末明初,播州杨氏开始对外声称自己是杨家将后裔。王世贞相信这个通谱的说法,认为“充广”即《宋史》所记载的“文广”,“家传不言文广而云延(引按:当为‘充’之误)广,盖以第三世复有文广,故讳之耳”^⑤。然而据谭其骧考证,这是播州杨氏汉化后的依附虚构之辞,不足征信,《杨氏家传》中“其先太原人”的说法,是宋末明初之间编造出来的,亦不足信^⑥。我们赞同谭氏之言。

播州杨氏以杨家将后裔自命,这意味着播州杨氏征战事迹很可能会与当时已广为传诵的杨家将故事结合起来,导致后者产生重大变异。常征《杨家将史事考》提出,现存杨家将故事中的重要人物穆桂英,不见于与北宋初杨家将有关的历史记载中,应是播州杨氏故事融入杨家将故事的结果。穆桂英形象的原型,很可能来自宋濂《杨氏家传》所载的杨文广平老鹰砦獠穆族故事^⑦。廖可斌《穆桂英形象形成过程试论》也探讨了这一问题^⑧。日本学者小松谦推测,杨家将故事中的杨文广讨伐侬智高等情节,也来源于播州杨氏的故事“播州杨氏有文广这样的人物,贵迁讨伐侬智高,以及因叔父背叛而丧失性命等等,让人觉得这就是杨文广讨伐侬智高和身‘陷南中’故事的原型了。”^⑨小松谦仅作猜想而未展开论述,付爱民则进一步论证播州杨氏家族和杨家将故事的可能关联。他认为《杨家府演义》的后续两段故事(即征侬智高和征西番)属播州杨氏后人刻意附会之作,遵循这一思路,可以解释杨家将小说许多新增内容的来历^⑩。

播州杨氏可能将家族征战事迹移植到北宋以来一直流行的讲述太原杨氏祖孙三代御敌功绩的故事之中,也可能把一个专门讲述播州杨氏征战事迹的故事文本与讲述太原杨家将的故事文本糅为一体。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讲述五代杨家将故事的小说文本——《杨家府演

义》。又因为太原杨氏和播州杨氏都有一个杨文广,这种移植或糅合就以杨文广为中心。这样一来,传述杨家将故事的人势必要做出某些调整,重新厘定杨家将的谱系,尤其是两个杨文广(即播州杨文广与太原杨文广在故事里的对应人物杨宗保)的关系。对此,不同传述者自然会有不同说法。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杨家府演义》里,杨宗保和杨文广是父子,而在《北宋志传》里,两人却是兄弟了。下面,我们着重分析播州杨文广事迹对于杨家将故事演变的重要影响。

杨文广属播州杨氏第九世,是播州杨氏家族史上的重要人物。宋濂《杨氏家传》称“当文广之时,蛮獠为边患,杨氏先世所不能縻结者,至是叛讨服怀,无复携贰,封疆辟而户口增矣。”^①他对家族的最大贡献是收服九溪十洞,实现了播州杨氏数代人的夙愿^②。“九溪十洞”是宋时惯语,系指播州北部川黔交界地区,包括南平綦江、珍州思宁、绍庆等处,因在播州边缘,习惯上又称沿边洞溪^③。杨文广曾讨平獠穆族之叛,他攻打的老鹰砦,常征认为在穆家川(即遵义府)^④。误。光绪《黔江县志》卷一云“宋之黔江,置二十九砦,今考半在施南府界内。明初各土司叛乱蚕食,疆日以削,如前志载入之酉阳山、荷敷山,黄连大、小垭山,大、小歌罗山,羽人山,老鹰寨,以今考之,俱不在境内,非尽《寰宇记》《方輿胜览》《方輿纪要》记载之讹,良以古今定制不同,疆域亦异。”^⑤则老鹰砦(同“寨”)原属黔江,黔江与宋之珍州接壤,宋之珍州即明时播州所辖真州司(避明玉珍讳改)。所以老鹰砦大致在珍州与黔江交界处,属九溪十洞之地。这和《杨氏家传》所记“理郭奔高州蛮,谋作乱,会老鹰砦獠穆族亦叛”正相吻合^⑥,高州蛮在宋代之珍州。《宋史·蛮夷四》载“高州蛮,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田景迁以地内附,赐名珍州。”^⑦

播州杨文广收服九溪十洞的功绩,必定会成为讲述播州杨氏家族征战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成化年间刊刻的说唱词话有句云“武官好个杨文广,正是擎天柱一根。收了九溪十八洞,灭得蛮家化作尘”^⑧,“寡人差杨文广收下九溪十八洞,管得山河铁也似牢”^⑨。这证明杨文广收复九溪十八洞的故事,至迟在明成化年间已经流行。九溪

十八洞是元代名称，犹如宋代称“九溪十洞”。《元史》卷十二记载“辛亥（引按：指至元二十年六月辛亥日），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思等讨平九溪十八洞。”^②因而大致能够断定，杨文广收九溪十八洞故事最有可能形成于元末明初，它的雏形——收服九溪十洞故事的形成时间自然还可提前。《杨家府演义》中的相关故事，很可能是北宋杨家将故事与播州杨氏故事以杨文广这个人物为纽带嫁接而成的结果。

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都有杨宗保攻打木阁寨故事，大意是讲为破天门阵，杨宗保和孟良前往木阁寨求取降龙木，但寨主之女木桂英不允。杨宗保攻之，反被木桂英擒获，逼迫成婚。这个故事也应与播州杨文广收服九溪十洞之事有关。前文提及，老鹰砦属九溪十洞之地，播州杨文广诛戮穆獠应是他收服九溪十洞故事的内容之一。杨宗保则是太原杨文广在故事里的对应人物。所以，杨宗保攻打木阁寨故事很可能即由播州杨文广攻打老鹰砦一事演变而来。“降龙木”、“木阁寨”云云，可能取自播州杨氏与水西闽族争夺大木的事迹。播州附近盛产“大木”，常被作为方物进贡朝廷。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一“贵州宣慰使司上”曰：“木阁青山，在治城西北四十里，延袤十余里，材木蔚蔚，阖郡材木，咸于此抡焉。中有阁道，通水西、毕节。”^①根据小说所述，要过木阁寨，须留买路财，否则一年也过不去，可见其路之狭隘。所以，木桂英只需把住隘口，孟良就进退不得，乖乖脱下金盔买路。这和木阁青山“中有阁道”极为吻合。或许播州杨氏与水西闽族曾为木阁青山上的大木发生过械斗，这样一来，“降龙木”、“木阁寨”的来源不言而喻。所以，杨宗保攻打木阁寨故事当由播州杨文广攻打獠穆族老鹰砦、播州杨氏与水西闽族争夺大木等事迹杂糅而成。

杨文广平闽（水西闽族）十八洞的故事传入福建地区后，又与当地关于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开漳圣王”等传说结合起来，形成杨文广平闽（福建）十八洞故事。如前所述，播州杨氏与“闽”世相仇杀（见前“播州杨氏历代征战简表”）。这个“闽”，指罗闽居住在水西的一支，即所谓“水西闽”。郑珍《白锦堡考》引《杨氏家传》记载杨实弟先、蚁拥兵事的一段文字，之后按语“所称闽，或称罗闽，即指今水西。”^②可

资为证。叶国庆指出,后世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杨文广平闽(福建)十八洞故事,“盖借宋名将杨文广之名,以演唐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峒蛮、辟草昧之事迹”²³,于是“闽”也就由族名变为地名。他从双方事迹、人名和地域之相似进行详细论证,并解释陈元光平闽事迹之所以附会杨文广平闽的原因有:(1)传说之堆积性;(2)陈、杨二家事迹之类似;(3)杨文广确有平蛮(依智高)事;(4)陈元光被称为“陈圣王”或“开漳圣王”,在当地屡显灵异,土人敬畏,不敢用元光之名,故以杨文广代之²⁴。闽语中“元光”和“文广”音近,以“文广”代“元光”也很自然。现存最早的关于杨文广平闽(福建)故事的文本《平闽全传》,只有清光绪十一年坊刻本,但不排除这个故事早已形成和流传,也不排除早期有民间刊本或抄本但已亡佚。至于杨文广平闽(水西闽族)十八洞的故事传入福建地区,是在整个播州杨氏故事与太原杨家将故事糅合之后一并传入,还是在这之前单独传入,则暂难断定。

值得注意的是,唐初陈氏事迹似在《杨家府演义》中留下痕迹。《杨家府演义》叙杨文广困陷白马关,杨府商议出兵解围,书中有段文字说“时木夫人已死,魏老夫人还在。宣娘遂请出魏太太来……魏太太曰‘这等极好。’”²⁵这个魏老夫人出现得非常突兀,前文没有交待,后文也不再提起。我们推测其来源可能是陈政之母、陈元光之祖母魏氏。陈政征闽,初因寡不敌众退守九龙山。陈政兄长陈敏和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敏、敷道卒,母魏氏多智,代领其众入闽,乃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²⁶。漳州民间至今流传“魏太夫人百岁挂帅”的传说²⁷,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世杨家将戏曲中百岁挂帅的佘太君,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

从《杨家府演义》中出现“魏老夫人”来看,杨文广平闽(水西闽族)十八洞故事传播至福建,并与当地关于陈政、陈元光父子的故事杂糅形成“杨文广平闽(福建)十八洞”故事之后,这一故事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可能又反向渗入了由播州杨氏征战故事与太原杨氏祖孙三代御敌故事杂糅而形成的杨家将故事。福建自宋朝以来,特别是元明两代,出版业非常发达,是通俗小说刊刻的中心。在民间口耳流传和下层文

人及出版商整理刊刻关于太原杨家将故事和杨文广平闽(福建)故事的过程中,发生这种交叉渗透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漳州民间至今流传的“魏太夫人百岁挂帅”的传说与后世杨家将戏曲中佘太君百岁挂帅的情节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福建地区关于陈政、陈元光父子的故事中本已有“魏太夫人百岁挂帅”的情节,后世杨家将戏曲中佘太君百岁挂帅的情节即来自前者对杨家将故事的渗透,还是杨家将故事先形成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的情节,影响到福建地区关于陈政、陈元光父子的故事,从而使后者中也出现了“魏太夫人百岁挂帅”的情节,暂时也难以断定,只能说都有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下列推断:唐代末年,僻处西南一隅的播州杨氏家族开始崛起。从始祖杨端到杨文广,经过九代的艰难征战,播州杨氏俨然成为播州之主。作为实际统治者,播州杨氏家族受到当地民众的尊崇,其事迹必定在当地广为传述,并逐渐演化成一个家族的征战神话。播州杨文广征讨獠穆,收服九溪十洞,无疑会是这个神话的主要内容。讲述播州杨氏征战事迹的故事,我们称之为杨家将故事的“西南系统”。与此相对,我们不妨将讲述北宋初年太原杨业祖孙三代事迹的杨家将故事视为“西北系统”。

元明两代是杨家将故事发展的重要时期。出于政治意图,播州杨氏以杨业后裔自居,对外自称“杨家将”。在播州杨氏的推动下,以播州杨文广为核心人物的“西南系统”渗入讲述杨业祖孙三代御敌事迹的杨家将故事的“西北系统”,形成杨宗保攻打木阁寨等一系列新的杨家将故事。在这一糅合发生之前或之后,杨文广平闽(水西闽族)十八洞的故事传入福建地区,与当地关于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开漳圣王”的传说结合起来,刺取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平闽史事,转变为杨文广平闽(福建)十八洞故事,形成了杨家将故事的“东南系统”。这一系统后来可能又与“西北系统”和“西南系统”糅合而形成的以《杨家府演义》为代表的杨家将故事主流发生某种交叉,它的某些元素渗透到后者之中。

及至明代中期,通俗文学的刊刻渐入高潮,杨家将故事也受到重

视。至于书坊编刊这类小说的方式,一类是所谓“熊大木模式”^②,即用“按鉴演义”的方式改编杨家将小说旧本。删除旧本里的一些神怪内容(主要来自西南系统)增加“史鉴年月”、诏令奏疏乃至“有诗为证”之类的内容,好让小说看起来更符合历史,从而将之纳入据正史而演义的行列。明代几种题名《南北两宋志传》(《南北宋传》)的杨家将小说,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则是充分利用杨家将小说旧本,保留其中丰富的民间传说内容,包括杨家将故事的西北系统、西南系统和东南系统相交融而形成的新的杨家将故事,迅速出版,以满足市场的需要,特别是下层读者的需要。“杨家府演义”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两类杨家将小说的编写意图、手法有别,承袭的故事系统不完全相同,所以《北宋志传》与《杨家府演义》的内容有同有异。

注:

①④⑩⑬ [明]宋濂《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60、960、961、961页。

② [清]郑珍《播雅》卷二,贵阳文通书局1911年铅印本,页十五b面。

③ 这类作品,包括宋濂《杨氏家传》、程文海《忠烈庙碑》(《雪楼集》卷十六)、袁楠为杨汉英撰写的神道碑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卢安世《杨生族谱序》(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十三)、谢一夔《杨侯挽诗跋碑》(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一“金石”)、刘春《播州十二景为杨宣慰题》(《东川刘文简公集》卷二十四)梁本之《播州杨氏忠孝堂记》(《坦庵先生文集》卷二)等等。

⑤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本,第7345页。

⑥ 参看谭其骥《播州杨保考》、《〈播州杨保考〉后记》两文(《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⑭ 常征《杨家将史事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279页。

⑧ 廖可斌《穆桂英形象形成过程试论》,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南京2000年5月。

⑨ [日]小松谦《中国历史小说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版,第204页。引文由笔者译出。

⑩ 参看付爱民《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发展与播州杨氏家族》一文,收入蔡向升、杜雪梅主编《杨家将研究·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6-486页。

⑪ 据《杨氏家传》载,播州杨氏二世牧南“痛父业未成,九溪十洞犹未服,日夜忧愤”,可见收服九溪十洞是播州杨氏的心头大事。

⑫ 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2期。

⑬ (光绪《黔江县志》卷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24页下。

⑭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4243页。

⑮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页二a面。

⑯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页八a面。

⑰ [明]宋濂等《元史》卷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5页。

⑱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第11-12页。

⑲ [清]郑珍《郑珍集·文集》,王瑛等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⑳㉑ 叶国庆《平闽十八洞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第3卷第1期(1935年),第29、29-61页。

㉒ [明]秦淮墨客校阅《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古本小说集成》本,第723-724页。

㉓ (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十四,《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9册第481-482页。

㉔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卷第2159页。

㉕ “熊大木模式”是陈大康提出的一个概念,具有两层含意。首先是指书坊主越位,成为小说创作主体。从熊大木开始到万历中期,他们几乎垄断通俗小说创作领域。其次,编撰方式幼稚粗糙,作品有着易于辨认的形态。参看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275页。

作者单位: 陈小林,浙江古籍出版社; 廖可斌,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王思豪